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明程

第二三輯 第六冊

元代南方詞壇研究

陳海霞 著

花木蘭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二三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6 冊

元代南方詞壇研究

陳海霞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元代南方詞壇研究／陳海霞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民107〕

目 2+254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二三輯；第 6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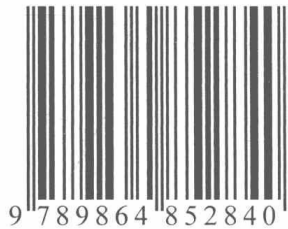
ISBN 978-986-485-284-0 (精裝)

1. 詞論 2. 元代

820.91

107001412

ISBN-978-986-485-284-0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二三輯 第六冊

ISBN：978-986-485-284-0

元代南方詞壇研究

作者 陳海霞

主編 龔鵬程

總編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輯 許郁翎、王筑 美術編輯 陳逸婷

出版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行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版 2018年3月

全書字數 166836 字

定價 第二三輯共 14 冊 (精裝) 新台幣 2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元代南方詞壇研究

陳海霞 著

作者簡介

陳海霞，女，1979年生。漢族，山西懷仁人。文學博士、高級講師。2002～2005年於山西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師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楊鐮研究員，主攻元明清文學研究方向。2006～2009年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攻讀博士學位，師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揚忠研究員，主攻詞學方向。曾發表《論元代邵亨貞詞》、《論元末隱士詞人》、《論張翥的詠物詞》等多篇學術論文，參與撰寫《高中文言讀本》和《古詩文閱讀》等書籍。目前，就職於北京市應用高級技工學校。

提 要

元代南方詞壇的興起不僅是文學積累的結果，也是文人主動選擇、宋元士風轉移之結果。正是在這樣幾個因素的共同影響之下，南方詞壇確立了自己的中心地位。本文將元代南方詞壇分為本土詞人群、大都詞人群和遊寓詞人群。文章在揭示元詞地域性的同時，通過懷古詠史詞、節序詞和詠物詞，表現出了南方詞壇所蘊含的地域風情，本文指出元代南方詞壇是一個以江浙詞人群為主、江西詞人群為輔的地域性詞壇，這兩個詞人群共同構成了元代的南方詞壇。同時，文章通過北方詞壇衰落、南方詞壇獨盛這樣一個發展歷程，說明了南北詞壇發展過程中的不平衡性；對南北詞壇的創作主體和詞風進行比較，正是南北詞壇創作主體身份、所選題材和審美趣味的不同，造成了南北詞壇在詞風上的差異。在和北方詞壇的對照當中，南方詞壇趨雅的詞學追求和清雅的詞風更加突出。但是，處於新的時代當中，詞的曲化也成為元詞發展當中的一個重要現象，由此也引發了對詞的地位等一系列問題的思考。元詞確實不能比肩兩宋，但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研究價值。由上可見，南方詞壇正是在元代確立了自己的主導地位，並且決定了在明清詞史上的核心地位。所以，元代南方詞壇在中國詞史上有著承上啓下的重要轉折意義。



目次

緒論	1
第一節 元詞及元代南方詞壇研究現狀	1
第二節 元詞分期問題	4
第三節 關於「元代南方詞壇」	7
第一章 元代南方詞壇之勃興	13
第一節 唐五代南方詞壇回溯及南方詞人之地理分佈	13
第二節 元代南方詞人之地理分佈	19
第三節 元代南方詞壇興起原因之探尋	24
第二章 元代南方詞壇概貌（上）：本土詞人群	39
第一節 隱士詞人群	40
第二節 學者詞人群	70
第三節 釋道詞人群	77

第三章 元代南方詞壇概貌（下）：其他詞人群	81
第一節 大都詞人群	81
第二節 遊寓詞人群	89
第三節 其他	98
第四章 元代南方詞壇之地域文化特徵	117
第一節 元詞發展的地域性	117
第二節 元代南方詞壇之地域風情	123
第三節 元代南方詞壇之地域性群體	146
第五章 元代南方詞壇與北方詞壇	149
第一節 南北詞壇發展之不平衡性	149
第二節 南北詞壇創作主體之比較	150
第三節 南北詞壇詞風之比較	165
第六章 元代南方詞壇之承祧與新變	173
第一節 承祧之關捩——仇遠	173
第二節 新變之表現——詞的曲化	179
第三節 詞的邊緣化	193
結語	205
參考文獻	207
附錄一 元代南方詞壇詞人小傳	211
附錄二 邵亨貞行年簡表	221
附錄三 元代南方詞人吳存生卒交遊考	231
一、生卒仕履	231
二、交遊	234
附錄四 《全金元詞》未收元詞彙錄	245
後記	253

緒論

第一節 元詞及元代南方詞壇研究現狀

元詞研究是和金詞研究共同成長起來的。因此，對元詞的研究更多是一種宏觀的整體觀照。總體而言，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元詞研究的開創期，即 1949 年以前。在這一時期，輯印了大量的詞集，也出現了一些論詞的專著。王鵬運編刻的《四印齋所刻辭》，繆荃孫編選的《宋金元明人詞》，吳昌綬的《景刊宋元本詞》，朱孝臧的《彊村叢書》，陶湘輯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詞》，劉毓盤輯校的《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詞集六十種輯》，趙萬里的《校輯宋金元人詞》，周詠先的《唐宋金元詞鈎沉》等書都出現於這一時期。論詞專著有劉毓盤的《詞史》，王易的《詞曲史》，吳梅的《詞學通論》，盧冀野的《詞曲研究》等著作。但是，這一時期的成果集中在元詞的輯佚、刊印和評析上，多是點式、零散式的論述，元詞並沒有受到更多研究者的重視。

第二階段是元詞研究的低迷期，即 1950 年至 1978 年。受國內政治環境的影響，這一時期的元詞研究基本處於停滯狀態。雖然，鄭振鐸先生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和劉大杰先生的《中國文學發展史》

對元詞都有涉及，但是，元詞的價值和地位並未得到提升。1963年，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饒宗頤先生的《詞集考》。在這部書中，饒先生對元代詞籍和詞人進行考證和辨析，並且徵引前人的序跋和評論，無疑成爲元詞研究的重要資料。

第三階段是元詞研究的逐步繁榮期，即1979年至今。這一年，唐圭璋先生出版《全金元詞》，共收錄金元282位詞人的七千多首作品，爲元詞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較好的平臺。受當時條件的限制，書中難免有所疏漏。於是，出現了一些商榷補遺論文，這些論文無疑是對《全金元詞》的進一步補充和完善。至此，元詞研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進入九十年代以來，關於元詞的論文和專著相對多了起來。論文不再贅述，專著有鍾陵編的《金元詞紀事會評》（1995），趙維江的《金元詞論稿》（2000），陶然的《金元詞通論》（2001），丁放的《金元詞學研究》（2002），崔海正主編的《金元詞研究史稿》（2006）。2007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牛海蓉的博士論文《元初宋金遺民詞人研究》。在這些著作中，作者從詞史、詞學等角度還原金元詞，從而拓寬了金元詞的研究視野。

在這百年的時間裏，元詞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同宋詞、清詞研究比起來，元詞研究還是明顯不足。研究者更多地將元詞和金詞放在一起研究，因而，元詞研究就有籠統、模糊之嫌。同時，《唐宋詞史》、《明詞史》和《清詞史》都已問世，關於宋詞，又出版了《北宋詞史》和《南宋詞史》，而我們卻沒有看到一部獨立的《元詞史》。當然，這裡有元詞本身的原因，但是，人們觀念中過份注重金元詞的一體性，則無形中桎梏了對元詞的認識和定位。因此，在不忽視金元詞相沿性的基礎上對元詞進行獨立觀照也就成爲元詞深入研究的需要。

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圍繞元詞的分期、風格、地位和詞人詞作等方面進行論述。研究者所站角度的不同，致使元詞分期的差異。至於元詞的風格，由於長期以來受金元相沿文化觀念的影

響，我們更多地看到了元詞豪放質樸的「北宗」風範，而對另一類婉約清麗之詞卻重視不夠。同時，受「詞衰於元」這一詞學觀念的影響，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在元詞的定位上也存在極大的偏差。爲此，陶然在《金元詞通論》中專列《「詞衰於元」辨》一章，他指出「詞並不衰於元，而衰於南宋，導致詞體衰落的諸多因素在南宋業已展現。元詞是宋詞的延續與餘波，延續了它積極的一面，也延續了它不可避免的衰頹趨勢，然而不能就此認爲詞的衰落是從元代開始的以及元代詞壇只是一片衰闌景象。」〔註1〕我們姑且不去討論元詞是否「衰於南宋」，他的這一論斷無疑爲我們提供了一個認識元詞的新角度。詞人詞作研究多集中在元好問、白樸這樣的詞人，但是，受某一時期時代環境的影響，有些論述依然不夠深入。同時，對元代其他詞人的研究較少涉及，在以後的研究中仍然有待深化。

就元代南方詞壇而言，除陶然專列「元代中後期的浙西蘇南詞人群」一節外，還很少有人論及。在以往的研究中，常常將遼金元三朝文學視爲一個整體，認爲這三朝詞是北方文化的產物。爲此，趙維江提出「北宗詞」的概念，他認爲金元詞就是北宗詞創立、完善、高峰、繁榮和衰微的一個歷史過程。再加上元朝本身又是北方蒙古族建立的統一王朝，因此，我們的研究焦點就放在以北方詞人爲代表的「北宗詞」上，對南方詞壇的研究則明顯不夠。然而，南方詞壇不僅孕育出屬於自己時代的優秀詞人，同時也經歷了一個與北方詞壇並存，最終取代北方詞壇的發展階段，至此奠定了明清南方詞壇的主導地位。因此，元代南方詞壇在中國詞史上有著重要的轉折意義。對元代南方詞壇的研究，將有助於我們對元詞進行正確的定位以及對元詞相關問題做深入的剖析，這也是本篇論文的意義所在。

〔註1〕陶然：《金元詞通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頁。

第二節 元詞分期問題

元享國不足百年，嚴格說元代文學沒有明顯的歷史分期。張翥生於 1287 年，此時的元王朝剛剛定鼎中原。而他去世是 1368 年 3 月，這一年的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南京正式稱帝，建立明朝。由此可見，不管如何給元代文學分期，我們都無法將張翥歸入具體的某一期，他的一生跨越了整個元代。這一現象，在唐宋明清這樣的朝代中是沒有的。儘管如此，面對紛繁複雜的詞人詞作，我們還是試圖對元詞進行大致分期。么書儀先生在《元詞試論》一文中，較早地對元詞進行了獨立分期。她認為：「元詞的創作，按照內容的基本特點和時間的先後，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一、出生於元一統之前的詞人之作；二、出生於元一統之後，死於元亡之前的詞人作品；三、元末明初的詞。」〔註 2〕黃兆漢《金元詞史》、趙維江《金元詞論稿》和陶然《金元詞通論》則將金元詞放在一起分期。

在《金元詞史》中，金詞和元詞又各分為三期。元詞第一期為太宗七年到世祖至元三十一年，即 1235～1294 年，這一時期的作品多抒發詞人的身世之感和故國之痛，悲涼感慨，以白樸、王惲、趙孟頫等三十多人為代表；第二期由成宗元貞元年到文宗至順三年，即 1295～1332 年，這一時期的詞趨向「閒適曠達」，「豔詞麗句」的作風較為普遍，以曹伯啓、陸文圭、張翥等三十多人為代表；第三期由惠宗元統元年到元朝末年，即 1233～1368 年，這一時期的詞或「感慨興亡，哀傷身世」，或「遁世逃情，嘯傲山林」，以謝應芳、邵亨貞、韓奕等四十多人為代表。

趙維江《金元詞論稿》在基本肯定以上兩種分法的同時，指出「文體發展史的分期不僅應該反映出在一定的社會政治階段內創作的的基本風貌，更應該顯示出這種文體本身隨著社會變化而演進的軌跡。」〔註 3〕因此，他以北宗詞為中心去考察元代詞壇的面貌及變

〔註 2〕 么書儀：《元詞試論》，《天津社會科學》，1985 年第 2 期，第 78 頁。

〔註 3〕 趙維江：《金元詞論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0 頁。

化，他認為：「整個兩個半世紀的金元詞史，基本上是北宗詞興盛和衰微的演進史，這其中包括了北宗詞體派從創立、完善、繁盛，直到走向敗落的不同階段。」〔註4〕

在《金元詞通論》中，陶然將金元詞分爲五個時段，即借才異代期（1127～1150）；氣象鼎盛期（1151～1232）；遺民悲歌期（1233～1300）；延續傳承期（1301～1350）；曲終奏雅期（1351～1368）。同時，提出了金元詞斷限的基本原則和標準：以創作爲主導，依事蹟而推定，原心跡爲輔助，取兩存以兼顧。作者指出，「這幾條標準的關係不是平行並列的，而是由高到低的四層」，當上一條標準不適用出現例外的時候，就用下一條標準進行衡量。經過這樣的篩選，基本上就不會有什麼例外了。

我們看到，陶然在元詞的分期上更加融通，尤其對於易代之際的詞人歸屬更具有參考價值。由於本文將元詞作爲一個獨立觀照對象，所以借鑒了么先生對元詞進行獨立分期的做法，將元詞分爲三個時期：前期（1260～1294），中期（1294～1351），後期（1351～1368）。之所以以1260年爲界，是因爲就是在這一年，忽必烈採納劉秉忠等人的建議，按照中原封建王朝的樣式稱帝，建立「大蒙古國」，並於1271年，正式定國號爲「大元」。所以，1260年以前的學術和文學，可以看作是蒙古割據政權下的學術和文學，它是元初文學的前奏。而1260年以後的文學，則是向統一王朝邁進的元代的學術和文學。而且，元代的學術和文學就是在這一時期所奠定的基礎上向前發展的。

對於元代文學何時進入中期，也存在著爭議。1294年忽必烈去世，元成宗即位。第二年，以大都爲中心的北方戲曲家馬致遠、李時中等人組成了「元貞書會」。元貞、大德年間也成爲北方雜劇的黃金時期。由此可見，元成宗的即位，標誌著忽必烈時代征伐與王朝重建時代的結束。雖然，劉辰翁、舒岳祥和周密分別於1287年

〔註4〕趙維江：前引書，第60頁。

和 1288 年才相繼去世，但是由宋金遺民爲主的元初詞人已經逐步退出元初的文學舞臺。延祐年間重開科舉，一大批文人登上文壇，從而形成了元代代表性的文學思想和詩文風貌。我們知道在宋代有專門身份是「詞人」的文人，而在元代，對於大多數詞人而言，他們更重要的身份是詩文家。因此，元詞的分期某種程度上和元詩分期有著一致性。所以說，1294 年不僅是政治，而且也是一條文學分界線。

至正十一年（1351），元詔開黃河故道。不久，潁州人劉福通、蕭縣人李二、羅田人徐壽輝起事。至此，農民起義一發不可收拾，元朝也由它的承平期過渡到戰亂期。隨著社會的變化，文學反映的內容和風格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元代文學隨之也由中期過渡到後期。當然，需要指出的是，元詞並不是到 1368 年就戛然而止了。一些遺民和隱士進入明朝，進而影響了明初詞壇的發展，從而成爲元明過渡之際對詞史有著重要影響的詞人。

這只是對元詞的一個大致分期，在具體操作中，還需要本著融通的原則進行。比如程文海生於 1249 年，卒於 1318 年。雖然從分期而言，他已進入元中期，但是，由於他和元初政治的密切關係，我們還是將他歸入元初詞人論述。趙孟頫也是同樣情況。對於活躍於元初南方詞壇的遺民詞人，由於牛海蓉博士在其《元初宋金遺民詞人研究》中已有詳盡論述，本文將不再贅述。還有部份詞人跨越兩期，像吳澄、胡炳文、陳櫟、曹伯啓、陸文圭等人。他們生於 1250 年左右，卒於 1335 年左右，我們則將他們放在元中期詞壇論述。由此，元代詞人分期歸屬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也更便於操作。

按照這樣一種分法，元代南方詞壇前期詞人有：陳孚、燕公楠、張伯淳、程文海、趙孟頫、管道昇、袁易等人；元中期詞人有：吳澄、胡炳文、陳櫟、曹伯啓、陸文圭、劉詵、楊載、虞集、歐陽玄、張雨、吳鎮、李孝光、吳景奎等人；元後期詞人有：謝應芳、倪瓚、梁寅、舒頔、華幼武、邵亨貞、梵琦等人。

第三節 關於「元代南方詞壇」

「南方」這一地域範疇在其發展過程中有著不穩定性。通過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我們能夠看到「南方」在中國歷史上的大致發展變化。在春秋戰國時代，南方一般指荊楚一帶和吳越一帶，即今天的湖北、江蘇、浙江一帶。在秦朝，淮河、漢水以南諸郡即南方，北方則以黃河、渭水為主。西漢、東漢則有「揚州刺史部」，統轄相當於今天的浙江、江西、福建、江蘇和安徽。三國時代，隨著魏蜀吳鼎足之勢的形成，人們習慣以長江作為南北的分界線。唐宋時代，一般以淮河、秦嶺連線作為南北的分界線。元代基本上沿襲了唐宋的這一傳統，並且將原來南宋統治區域內的人稱為「南人」。到了明代，進士考試所定的南北界限，已經向南推到長江了。此時，長江才成為官方批准或公認的南北界限。

至於宋、元時期的「南方」，它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而且也是一個政治概念。儘管在具體的界限上有一些變化，但在宋元這一時段，基本保持了穩定的態勢。我們知道，宋代是沒有實現全國統一的王朝。紹興十一年（1141），宋金正式劃定疆界，東以淮河中流為界，西以大散關（陝西寶雞西南）為界，以南屬宋，以北屬金。隨後的「隆興和議」「嘉定和議」維持了這種劃分。

對於南宋以淮河、大散關和金國劃界，程民生在《宋代地域文化》中特別指出：「原南方地區中，除了淮南路中淮河以北的海州、漣水軍、泗州北部、宿州、亳州、壽州北部（今江蘇連雲港、漣水、盱眙北、安徽宿州、亳縣、鳳臺北）劃歸金國外，其餘全在南宋版圖之內。原北方地區有 12 個州郡仍屬南宋，即京西路均州、興化軍、房州、襄陽府、隨州、郢州、信陽軍、金州（今湖北十堰東、老河口北、房縣、襄樊、隨州、鍾祥、河南信陽、陝西安康），其中信陽軍劃屬南宋路北路，金州劃屬利州東路，其餘仍稱京西南路。」
（註 5）1234 年，元滅金，和南宋依然維持這樣一種劃分。

（註 5）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學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 頁。

1276年，隨著蒙古大軍的南下，多年的南北分割成爲歷史。然而，蒙古人並沒有以一視同仁的態度對待這些亡國之民。他們將人分爲四個等級：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這裡的「南人」，指原南宋統治區域內的漢人和其他民族的人。由此，「南方」便被打上了更深的政治烙印，承載了更爲複雜和深廣的內涵。據《元史·選舉志》記載：「天下選合格者三百人赴會試，於內取中選者一百人，內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分卷考試，各二十五人。蒙古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大都十五人，上都六人，河東五人，眞定等五人，東平等五人，山東四人，遼陽五人，河南五人，陝西五人，甘肅三人，嶺北三人，江浙五人，江西三人，湖廣三人，四川一人，雲南一人，征東一人。色目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大都十人，上都四人，河東四人，東平等四人，山東五人，眞定等五人，河南五人，四川三人，甘肅二人，陝西三人，嶺北二人，遼陽二人，雲南二人，征東一人，湖廣七人，江浙一十人，江西六人。」〔註6〕「漢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大都一十人，上都四人，眞定等十一人，東平等九人，山東七人，河東七人，河南九人，四川五人，雲南二人，甘肅二人，嶺北一人，陝西五人，遼陽二人，征東一人。南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湖廣一十八人，江浙二十八人，江西二十二，河南七人。」〔註7〕我們看到，在漢人和南人中都有河南人，這也說明元代「南人」的居住地域是延續了宋金之間的劃分。陳垣先生「據《元史·選舉志》，又以平定先後爲判，故雲南、四川，亦稱漢人，而江浙、湖廣、江西三行省，及河南行省中之江北、淮南諸路稱南人。所謂江浙者，包含今閩、浙，江西含今贛、粵，湖廣含今湘、黔、桂，江北、淮南含今蘇、皖、鄂。」〔註8〕大致可以推斷，「南人」中的「河南」，即信陽一帶。那麼我們可以說，元代的南方主要指江浙行省、江西

〔註6〕〔明〕宋濂等：《元史》卷81，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2021頁。

〔註7〕〔明〕宋濂等：《元史》卷81，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2021頁。

〔註8〕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頁。

行省和湖廣行省的轄區。

就《全金元詞》來看，有籍貫可考的南方詞人共 95 位，留存詞作 1506 首。其中，浙江籍詞人 37 位，江蘇籍詞人 19 位，江西籍詞人 17 位，安徽籍詞人 8 位，上海籍詞人 8 位，湖南籍詞人 4 位，湖北籍詞人 1 位，福建籍詞人 1 位。而浙江、江蘇、福建和上海在元代都屬於江浙行省。同時，未收入《全金元詞》的元初南宋遺民詞人，是以故都臨安為中心的兩浙詞人群和以廬陵為中心的江西詞人群，因此，元代南方詞壇實際上就是以江浙詞人為主，江西詞人為輔的地域性詞人群體。

地域文化視角是研究元代南方詞壇的重要切入點，元代文學從一開始就有著明顯的北方文化特色。對於南北地域造成的文風差異，許多研究者已經進行了論述，如劉師培的《南北文學不同論》，汪辟疆的《近代詩派與地域》等著作，這裡不再贅述。近年來，又出版了陳慶元的《文學：地域的觀照》、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李浩的《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和梅新林的《中國古代文學地理形態與演變》等著作。在這些著作中，「地域」、「空間」這樣的術語頻繁出現。梅新林在《中國古代文學地理形態與演變》中更是提出「文學地理學」這一概念，主張將文學與地理學有機融合起來，建立一種以文學為本位、以文學空間研究為重心的跨學科研究理論與方法。他的這一提法，注意從文學空間的新視角，從流域軸線、城市軸心和文人群體的流向去研究文學，從而使文學研究更為豐富和生動。

楊義先生在《重繪中國文學地圖》中也明確指出，文學研究和文學史書寫應該具備時間與空間兩個基本維度。過去的研究對空間重視不夠，未來的研究需要在文學史的時間維度上增加層面豐富的空間維度。那麼，何為「空間維度」呢？程民生先生認為「空間維度」就是指「地域文化以文化區域為基礎，體現不同層面地域單元的地理景觀的差異性。」由此看來，不同地域單元「差異性」的顯

現，則是使用「空間維度」的結果。對元代南方詞壇而言，「時間維度」是橫向的，幫助我們認識南方詞壇的發展、流變，樹立我們的詞史觀念。而「空間維度」是縱向的，幫助我們考察詞壇的地域性，以及一個大地域內若干單元地域的發展。在這種考察當中，地域之間的差異性也便呈現出來。

劉揚忠先生在《略談對詞史的地域文化研究》一文中指出：「過去我們的詞學研究和詞史書寫，對詞的產生與發展的地理因素和地域文化特徵有所忽視。而實際上，詞的創作的地域文化特色，是貫穿千年詞史的一種地理文化現象。」〔註9〕在文章的最後，劉先生建議設立「詞的地域文化研究」這樣一個方向，對詞進行地域文化研究。

就詞的地域文化研究而言，目前所見的專著有湯涪的《敦煌曲子詞地域文化研究》。在這本書中，作者通過敦煌曲子詞與中原文化、河西本土文化以及中亞文化的聯繫，突出了敦煌曲子詞的地域文化特點，但是作者更注重從文獻考辨的角度去闡釋。對於元代南方詞壇而言，它和北方詞壇一直處於對峙和交流當中。在對峙交流當中，彼此的位置發生變化。因此，以地域的視角去研究元代南方詞壇，我們會看到一個立體的、動態的南方詞壇。

元初的南方詞壇與北方詞壇並存，但是仍以北方詞壇為主，北方詞壇延續豪放質樸的金源詞風繼續向前發展。而南方詞壇以南宋遺民為主，受政治地位的影響，他們並沒有取得主導詞壇的地位。在這樣的時代大環境中，元初的南方詞壇自然無法與北方詞壇相抗衡。到了元代中期，南北的對抗性減弱了，彼此的交流多了起來。隨著南宋遺民們的去世，在元代成長起來的詞人踏入詞壇，此時的南方詞壇仍然以江浙詞人群和江西詞人群為主。然而，雖然江西詞人群僅次於江浙詞人群，但他們的創作成就和地位是無法與宋代和元初江西詞人相提並論的。到了元代後期，隨著曲的興盛，詞的被

〔註9〕劉揚忠：《略談對詞史的地域文化研究》。李少群、喬力主編：《地域文化與文學研究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頁。